

随笔偶寄

丹枫摇落的思绪

■李文晓

风,何时已从中条山的褶皱里滑下,先我一步抵达了这座小城?它从远山的脊线游弋而来,袖筒里藏着薄霜的碎屑与无形的画笔,如一位悄然踩点的画师。我踩过人行道,鞋底碾过昨夜凝结的露水,发出轻微声响,仿佛在撕扯一张无形的日历。卸下车场重负后的第几个秋天?又是第几次,被这山风,如此轻柔地翻开?

小城唯有条山大街两旁挺立着两行枫树。街道尚年轻,而北方稀客五角枫,树干早已粗壮,皲裂的树皮诉说着光阴。驻足抬头,第一枚落叶被风摘下——它并未着急坠落,在空中微微颤抖,似乎要将叶脉的气息呵着还给枝头,才松开锯齿状的指尖。也许只有一秒钟,它却被无限拉长;光影里,优雅翻转身姿,先是炭火炽烈,继而流转到琉璃的澄澈,最终定格成时光打磨的一枚薄薄玛瑙,轻盈叩击地砖,细微声如印章盖在大地扉页。紧随其后,无数叶片如训练有素的舞者,在无声号令下集体谢幕。它们不言痛楚,亦不眷恋,把深秋的凋零谱写成初冬的绝美终曲。回想曾经职场的喧嚣;案头堆积如山,时间如催命的符咒、精疲力竭的应对……这静谧的“退场”却为我上了迟来的一课:原来至深的精彩,无需掌声加冕。

疏朗枝叶间,阳光筛落一地碎金,飘落我的肩头,恍若时光粉慷慨倾洒。我伸手想要接住这跃动的光斑,它却倏地隐入落叶间。路面的落叶踩上去“哗啦”脆响,像被岁月之手粗暴撕碎的旧日历。蹲下身,拈起一片半红半黄的叶子,叶缘精巧的月牙缺口,似小时偷尝月饼的齿痕,琥珀色边缘剔透得几乎映出指纹。指尖微凉,心头蓦然一动——那一刻,我读懂了“残缺”:原来光阴并非赐予完美无瑕,更多是教会我们将生命的缺

口,打磨成阳光涌入的窗口。

人行道内侧,冬青绿篱修剪得笔直如线。盛夏时的浓绿收敛,叶尖浮现褐色斑点,好似岁月染在鬓角的霜痕。那深沉的绿意依然倔强,像在无声宣告:“衰老无可避,脊梁不可折!”我抚过冰冷的叶丛,仿佛抚摸自己的身体:膝盖已带滞涩,步履亦感沉缓,记忆有时也会迷路,可胸腔里的那颗从不懈怠的发动机,依旧遵循着青春节拍奋力搏动。恍然彻悟:进入人生的后半程并非生命断电,而是更换了更持久的能量源,容许生命在低回婉转的频率中散发出恒久的光亮。

晚秋深寒,点燃了枫树积蓄的热烈。条山大街两侧,两排通体燃烧的五角枫,仿佛聚拢全城氧气赴一场盛大涅槃。驻足树下,杜牧那首诗便随口吟出:“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在我的心底,却悄然置换,红叶并非“胜”于二月花,其实就是“省”于春花。那春天的花朵耗却一季雨水换来短暂的烂漫,而枫叶仅凭一口凛冽霜气,便将毕生色彩悉数“省”出,毫无保留。那是极致浓缩的红,更是生命“返工”的红——将少年轻狂浮华,中年奔命焦灼,尽数投入时光回炉,最终淬炼纯绝,凝成沉静深邃、穿越万年的赤色。

一株略显稚嫩的枫闯入眼帘,叶片半红半黄,边缘晕染金芒。风过,“沙沙”轻响,宛若少年情难自禁折起书页一角。仰头看去,叶背绒毛被阳光点亮,柔嫩如婴孩初生的睫毛。奇妙的是,一片叶上竟同时栖居三种光阴:主脉翠绿青年,叶缘金箔中年,叶尖深红暮年。一棵树,将完整的“一生”折叠成三色彩箋,任由清风刮开谜底。抬手欲摘,指尖蓦然驻足——何不就这样把它留在枝头,任其随心摇曳?那是岁月公开的“谜面”,只须抬头凝视,无需急于

得知答案。

街道尽头,松柏如深绿戎装卫士,肃立守护着一幢幢深灰色的楼宇。那玻璃幕墙承接夕阳余晖,化作柔和的巨大灯箱,将枫红再度反射晕染。天地色温被无形之手又一次调和:红色愈加炽烈,绿色愈加深沉,暗色则愈加厚重。城市与树木,这一刻达成了短暂默契的握手言和。心中顿时澄澈安宁了许多,原来不必遁入深山,钢筋水泥罅隙里,也能滋养一片心灵枫林。只要心底尚存一寸柔软土壤,岁月自会遣风送来生命的种子。

转身返程,步履更显迟缓。夕阳将身影拉得悠长。我、枫树、高楼,三道影子平行铺展,如同三把刻度迥异的尺子丈量流淌着的黄昏。影子抢先抵达“老年”界桩,它扭曲、蔓延出岁月的轮廓,却坦然舒展于落叶地毯,仿佛低语:“莫要惧怕,我不过是你另一副隐形的骨骼,注定与你共赴衰老。”我不由蹲下身与影子对视。一阵风来,一枚枫叶吹至脚边,细柄不偏不倚指向影子胸膛位置,宛如标记心脏的箭头。

拾起一片枫叶,对着渐暗的天光,叶脉清晰如微缩航道地图,每一条纤细分岔都刻着无声的注脚:“此处曾经过浩荡春风”“此处曾停留滟沱聚雨”“此处曾被飞鸟暂作驿站”。会心一笑,轻轻合拢掌心,也合上自己的生命旅程地图——奔波的职场、中转的车站、弥漫消毒水的病床……喧嚣坐标皆成过往,终点唯余归途;带着满身时光印痕,回到此刻枫影之下,无言地将这片叶子夹入生命书卷的末页。

暮色四合,路灯次第点亮。枫树沉淀为暗红,宛若夜色包裹的锦缎,只剩下边角在夜空中轻轻漾出涟漪。放眼仰望,最高枝头倔强悬着最后一枚叶子,像点点不肯熄灭的孤独火种。风一次次

掠过,它一次次执拗回望,似乎在轻声呢喃:“再等等,容我看尽这人间星河灯火。”终究,它还是松开了紧握的执念,如同松开尘封永无归期的初恋。叶片划过路灯光锥,瞬间点亮,如逆向流星决绝投向大地怀抱。触及地面的声音轻轻融入夜色,那一刻,心湖里激起的定然是一声轰鸣——那是向过往身份的郑重道别,也是归途尽头的温柔召唤。

走在归家路上。身后枫林沉入更深的黑暗,如缓缓闭合的庄严幕布。我深知,明日朝阳升起,新叶依旧会红,会落,继续以飘飞轨迹将“岁月不待人”的坚硬箴言,翻译成“岁月且从容”的柔软诗行。我将携着这枚叶子,穿越城市脉搏,人潮涌动,余生四季流转。不再奋力追赶,不会焦虑难安,也不再灯下苦熬时光。只愿偶尔在阳台书桌前,将叶子再次举起,迎向灿烂的阳光,看那光束穿透月牙般的缺口,静静流淌进额头那纵横沟壑。刹那间,我、枫叶、夕阳,三条蜿蜒时间之河交汇重叠:青春是苍翠叶蜃,中年是流金叶缘,如今是这彻底沉静的赤红。我们终于在生命最本真的颜色里,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这枚枫叶,安歇于《家在山河间》的书页间。合上书本,发出极轻的纸张摩擦声,宛如条山大街枫树的悠长应和。窗外秋意深了一寸,房间里的我内心也豁然宽了几分。于是,你便省悟得更加透彻:人都会老,这不过是光阴递来的一张空白日历。它会轻轻拍拍你的肩头,温言轻语告诉你:“可以歇歇了,就在此地,慢慢晕染你的红,悠然飘落你的叶,缓缓看尽这山河在四季流转中渐渐清瘦。”

至此,我将余生的节奏调至低频:一日,看枫影婆娑三回;三日,酿时光醇酒一坛;七日,书心底素箋一封;信上只有八个字:“枫影摇落,晚秋晴好。”

凡人情思

妈的恩典

■杨红义

只等到秋收完麦种上,妈才在立冬这天离开人间,“不给大家忙里添乱”。

在世82年,妈没有一天不予人方便。

20岁出头,妈“从河那边”远嫁。仅仅几十块钱彩礼,上无片瓦的爹从此有家有业。

从小没沾过土的妈,和爹一起下地挣工分,一起筑墙修院、搭枣刺门,一起吃酸菜和韭花。

妈从未跟姐争过气红过脸,把家里人舍不得吃的白馍送给流浪汉,在快断粮的时候把40斤小米借给邻

居。

妈给那头牛犊唤作“闰月”,给那条看门狗唤作“小黑”,妈在喂猪的时候也唱着“啰啰啰”歌。妈到哪里哪里就有欢乐。

妈能打算盘、会记账,读《运城日报》时时念及“不忘初心踔厉奋发”,能提笔写为儿孙们说好话的打油诗。

妈在25岁时生了老大,27岁生了老二,30岁时生了老三。妈没女儿,总是盼着有个女儿。妈常说,“老大老二老三,媳妇姑娘丫鬟”。

老大老二老三,永记妈的恩典。

乡情一缕

说到秋末冬初的景色,古来文人多有赞美之语——东晋王献之感叹“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北宋苏东坡诗云“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霜降时节,我因事回到乡下老家。闲暇之余,百无聊赖,转念一想,时候既是深秋,村边大沟的景致应该是别样的,况且,多年都没去那里了,何不就便来一场家门口的晚秋游呢?

我向村北的沟边走去。曾经的土路已然硬化,它的下面曾印着我孩提时代的足迹。昨天刚下过雨,路两边的田野弥漫着清新的泥土味、草味,大片的玉米秆、玉米叶变得枯白,成熟的穗子等待收获。而药材地则是褐绿褐绿的,远望稷王山,迷里雾里,只能见个轮廓。四周很静,不见人影,偶尔有野鸡突然嘎嘎地从庄稼地里飞起,可能是我的脚步声惊扰了它们觅食。

柿子树红了,红红的叶子,枝头挂着红红的柿子,宛如一盏盏玲珑的红灯笼,耀眼夺目。可是柿树孤孤零零的,树干粗而嶙峋,有些枝子不知干枯多久了,像一位沧桑的孤独老人。树的数量,远没印象中那么多。老早以前,我村柿树成林,每到霜降前后,林子里欢声笑语,各家都在下柿子。男人胸前挂个袋子上树摘,女人踩着高凳,在树下低处摘,孩子们则兴奋地捡柿子,趁机寻找软柿吃,往往弄得满脸沾着甜黄的果肉或汁液。柿子被一平车一平车地拉回家。磕伤的柿子可以淋醋烧酒,柿子醋清亮酸甜,柿子酒香醇醉人;完好的则用来浸柿子、旋柿饼,那些日子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柿红色的甜味中。

快到沟边了,远远望见一棵柿树,仿佛还有个人蹲在附近。是谁呀?正好聊聊。快步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株烧枯的粗树桩,是柿子树的。雨林风吹日晒,树桩呈灰白色,像一尊石雕,似乎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我心里一阵难过:谁这么缺德,烧作物秆就不能避开树吗?它好歹也是生命,它给了这片土地多少滋养啊,喜鹊,麻雀,野兔,人都曾受其惠啊。

多年前,这里有一行七八棵繁茂的柿子树,每次我和小伙伴们从沟底割草砍柴爬上来后,总要在树荫下嬉戏半天,然后才背着柴草回家。

不远处的那棵柿树,根部也被焚烧过,黑黑的一大片,像是重度烧伤的病人。然而,枝子上依然挂满柿子。震惊、感动、伫立树下,我仰望树冠,心里对它充满敬意,不断默念着,伤痕累累、硕果累累,硕果累累,伤痕累累。

来到沟边,放眼下望,莽莽苍苍,红红绿绿点缀其间,土岭过去又是土岭。我想起小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即对着沟崖,喊崖娃娃。于是,便双手拢嘴,呈喇叭形,拉长嗓音,大喊一声:“我——来——啦——”沟那边传来久违而熟悉的约定:“我——来——啦——”悠悠的余音里,仿佛少年的我正和小伙伴在沟底挥镰割草,大约听到了空谷中崖娃娃的应和,便一起抬起头上望——那是谁呀,老大不小了,还喊崖娃娃。突然感到有点莫名的惆怅,我在世间浑浑噩噩几十载,走过童年,走过少年,走过青年,而立不惑早不在,天命正跨过,而崖娃娃永远是娃娃,永远是那样的纯真、守信。

沟底,有小村,房舍错落有致,那是稷山翟店镇的庙岔村和坞堆坡。两个村子紧挨我村的沟地,我们称人家为坡下人。以前,三个村来往就爬蜿蜒的坡路,现在好了,新修了水泥路,汽车都可以上上下下。多年前,坡下人爱在坡地上栽植杏树、梨树。夏秋季节,杏啦,梨啦,都熟了,在水果缺乏的年代,梨提有多吸引人了,借着割草砍柴的空儿,我和小伙伴们总要伺机“作案”,然而,常常是还没摘了几个果子,

就被发现。大家赶紧奋力爬上坡,得意扬扬地站在高处。追不上我们的坡下人,气喘吁吁地在坡下大骂,我们居高临下故意大呼小叫吹口哨,甚至编了朗朗上口的骂词。那时,淘气的小伙伴们作文写不成样子,这些歪点子却无师自通。

我注意到,除了沟底有一片片庄稼外,沟坡上一窄溜一窄溜弯弯曲曲的梯田都荒了,被强大的野草大军所攻占。记得刚产到户那些年,乡亲们视土地为宝,沟沟畔畔,边边角角,只要能种的地方,全给开垦了。那时,我正读初中,暑假里,父亲交给我和弟弟的一项任务就是到沟里开荒。头功酷暑,我俩汗流浹背,干劲十足,先铲除杂草,又用铁钎,用钉耙平整,把一块块料礓石扔得远远的。一番折腾,地倒是开了几块,栽了榆树,点了萝卜,可是沟地实在干旱又贫瘠,长得很不像样,再后来就干脆放弃了,任凭野草自在生长。邻家老刘大叔当年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人极勤快,修田整地,十分在行。他抢先开了沟南阴处高低低几块荒地,几乎连成了一片。因为那里的坡路稍微好走,他常常把粪肥一担一担地挑到沟地,所以,萝卜南瓜等作物都长势喜人,简直成了一道惹眼的风景。过路的人们总是站在沟沿上指指点点,啧啧称道。后来,村村联通,开沟修路,把他的地也毁了。如今,坡地荒芜,或者说退耕还草,也许是一件好事,它使大自然显出迷人的本来面目,荒坡土沟原本就是杂草灌木的家园。

如果说,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我村则有漫长的沟沿线,环村北东南三面,沟沟壑壑,曲曲折折,典型的黄土高原特征。顺着沟畔,我又拐向东南,那里叫大东沟,生产队时期是我们村的林业沟,栽有各种果树,普通人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十几年前,我大伯承包了林业沟,果子成熟的时候,他总是恳切地邀我们摘查打枣,可是我因在外上班居然一次也没去过。其实,上班忙只是借口,主要原因是后来水果太丰富了,又便宜。如今老人家去世快十年了,沟地也没人好好打理了。通往林业沟的小路已荒芜,到处是齐人高的荆棘野草。艰难地走过,恍如一片世外桃源展现在眼前:对面的土岭上是一坡一坡高而茂盛的枯白野草;这里自上而下的斜坡是秋叶的领地,柿子叶稀疏稀疏的,像一团团正在燃烧的火苗,树下铺了一层亮眼的红;白杨黄叶飘飘,树下铺了一层亮眼的黄,而杏树黄黄绿绿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大约即此种景致。

晓来谁染霜林醉?置身在这浓浓的秋景中,我思绪万千:林业沟,你好,多少年了,我第一次目睹你美丽的容颜,亏我还是村子的员。

沟崖边,坡地里,酸枣树很多,叶子落了不少,而珍珠玛瑙似的红酸枣顽强地挺立在叶刺间。我小心翼翼地摘下几颗,放到嘴里细品,酸酸甜甜,还是童年时的味道。采摘酸枣,富有挑战性,一则因它鲜红小巧,见者难抵其诱惑力,不摘,手痒痒的;再则要避酸枣刺扎手,一旦扎手,那可是钻心疼。采摘又是一种古老的农事活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我隐隐约约看到远古时期在稷王山一带教民稼穡的农业始祖后稷,在诗意的秋天,带领民众三三五五地在这里打酸枣,摘柿子,播种耕耘,一代又一代地创造着、延续着中华农耕文明。

不知不觉,漫游了两个多钟头,母亲的午饭大概也准备好了,爬上坡,我站在沟边,又放开嗓门,两手拢嘴,大喊一声:“我——走——啦——”沟崖对面即时传来崖娃娃的回应:“我——走——啦——”就像两个好朋友玩尽兴了,暂时地告别。

崖娃娃,你天籁般的回音,永远在我心头荡漾,不管地老天荒。

佳期如许

■崔 霄

以一粒种子的姿态出发
指尖轻捻时光的嫩芽
尘世积攒的风骨
摇曳成漫坡
葳蕤的芳华
那深深的根脉
挽得住南风拂绿
补得金秋水清嘉
解三千人间疾苦
也搞得下万里天涯

在纸上开渠引流
执笔施肥培土
任墨色野蛮生长
再用诗行
修篱筑笆
掏出滚烫肺腑
凝血为肥供养
字句便绽作桃花

一层层拔高云际
一层层结出星华
要枕着阳光呼吸
要揽着云朵入画
要借群山的浩荡
让串串标点列队冲锋
捂紧胸口听
横竖撇捺在骨血里
咯咯拔节 抽芽



鹤雀楼

『让文物讲故事』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

闲眠之余读史书 卫行智 作

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生活写真

守店的日子,总难有规整的三餐。正午时分,我没有回远在城南的家,拐进老街那家便民食堂,简单对付了午饭。饱腹后忽然生出散步的闲情,恰巧用餐时遇上了相熟的文友,两人一拍即合,结伴往县城高处信步而去。

那条路本是通往傅相祠的,香火缭绕的祠宇就在前方不远处,我们却在临近祠庙的岔路口,被一条开满野花的荒野小径勾了魂。

秋阳正好,沿路的野菊花密密麻麻可着劲儿盛放,一簇簇明黄缀在田埂边、草丛间,热烈得晃眼,风一吹,细碎的花瓣轻颤,带着清冽的香气漫过来。我忍不住俯身采摘,指尖触到花瓣的柔嫩,不一会儿便攒了一大束,抱在怀里,香气沾满衣襟,惹得我情不自禁感叹:“好美啊,终于实现了回到自由!”

鲜到我的手工花坊,找了只素净的玻璃瓶,注上清水,将野菊花插了

菊黄时节

■杨 柳

进去。小小的明黄花瓣衬着我亲手钩织的各色绒线花,一真一假,相映成趣,清芬沁入肺腑。花坊里霎时添了秋的意趣,也勾醒了沉在记忆深处的时光。

那是少女时的秋天,中条山下的村庄,漫山遍野开满这样的野菊花。娘总会选一个晴朗的午后,带我去山上采摘野菊花——清晨的露水太重,会打湿花瓣,晒干后容易霉变。她臂弯里挎着父亲用荆条编的篮子,我们晋南人叫“紫”(cuō),我脖子挂着一个花布缝的小提兜。娘告诉我,这小小的花朵叫九月菊,因着农历九月末正是它盛放的时节。彼时北方的天气已渐冷,眼看就要踏入冬天,田埂上的野草多半被风吹干了茎叶,半青半黄,等着枯萎凋零,唯有这野菊花,顶着渐凉的风开得如火如荼,不畏寒凉。农人们念着它的花期,也敬着它的韧劲,便给它起了这个实在的名字。

午后的阳光暖融融的,洒在花丛间,也洒在我们身上。我踏着脚窝高处的花,娘在一旁帮我整理,采摘的野菊渐渐铺满篮底,荆条篮里的香气越来越浓。她说,这花晒干了装成枕头,枕着能安神醒脑,缓解一天的疲惫,还能治头疼。娘的笑脸,映着秋阳,暖透山梁,也暖透我整个少年时光。

自幼因病我双耳失聪,人生路上多了许多常人不会有的坎坷,可每次望见这迎风傲放的九月菊,仿佛看见娘眼里的笑意,心里便多了几分底气。后来,我曾写下《寻找九月菊》一文,还把QQ名改成“寻找九月菊”,只盼着自己能像这野菊一般,带着这份韧劲与不畏严寒的勇气,好好地走以后的路。

这些年,我真的循着九月菊的性子往前闯,开了这家手编花店,每天坐在窗前钩织绒线花,一针一线里藏着耐心与执着,就像当年娘带着我采